

易庭源 著

资金运动会计理论

Funds Movement Accounting Theory



立信会计出版社

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

013068993

F230
499

资金运动会计理论

Funds Movement Accounting Theory

易庭源 著



北航

C1676685

F230
499



立信会计出版社

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

2008308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资金运动会计理论 / 易庭源著. —上海: 立信会计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 - 7 - 5429 - 3712 - 4

I. ①资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会计学—研究 IV. ①F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6930 号

责任编辑 黄成良
封面设计 周崇文

资金运动会计理论

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

地 址	上海市中山西路 2230 号	邮政编码	200235
电 话	(021)64411389	传 真	(021)64411325
网 址	www.lixinaph.com	电子邮箱	lxaph@sh163.net
网上书店	www.shlx.net	电 话	(021)64411071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		

印 刷	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		
开 本	890 毫米×1240 毫米	1/32	
印 张	8.375	插 页	4
字 数	197 千字		
版 次	2013 年 4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13 年 4 月第 1 次		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29 - 3712 - 4/F		
定 价	36.00 元		

如有印订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代序

——我的父亲易庭源

一、中共党员易庭源

我的父亲易庭源，是中共党员。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，也是。母亲，民盟；太太，民革。我自己，经省委统战部认定，算“无党派人士”。还有一个弟媳妇，也没有党派。总之，我们家，共产党员最多，占绝对优势，是主流。其他方面，也都齐全，是典型的“和谐社会”。党内党外，也“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”，而且“长期共存”，但不“互相监督”。哈，我们是“互不监督”！我们三兄弟，一个在高校，一个在央企，一个在政府，一岸三地，各自谋生。母亲在世时，老爷子“抓大放小”；母亲去世后，则“无为而治”。其实，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，何况根本就不想管。

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，对组织忠心耿耿。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，多次给他评优。建党90周年之际，又评为优秀党员。要让我说，他当之无愧。至少，克己奉公，以身作则，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，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，他老人家都有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工会组织看电影。发给我们家的票，每回都是最差的，不是在最后面，就是在最边边。天长日久，老是这样，母亲就有意见。父亲却呵呵一笑，说坐在哪儿不是看？又不会看坏眼睛。母亲也就没了脾气。

不过这事我有想法。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，没准就是那时

落下的毛病。

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单位撤销。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，下放到农村。不过，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，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。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，发工资的任务，就交给了我父亲。我们家，从来是母亲管财政，父亲哪里会算账？上级又规定，这事要对农民保密。这下子麻烦了。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，放下蚊帐，点起油灯，通宵达旦地分钱，像个“地下党”，比余则成还紧张。后来说起这事，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。

这两件事，都发生在入党前。看来，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，思想上早就入党了。

入党以后怎么样呢？抱歉，我这个“无党派人士”可不得与闻。直到清理父亲遗物，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。根据这封信的内容，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，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，并感谢他“关心全省的工作”。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。

另一件遗物，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。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：“一、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”。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：“每个人，活一天，就应做一点点，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。”另一叠纸上，写了“二、行善”这个标题。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，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，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。父亲去世，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，无疾而终，并无遗嘱。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，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。

二、会计学家易庭源

我们家，说起来也算是“书香门第”。祖父易思麟老先生，毕业于湖

南法政学堂,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。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,或被“黄四郎”之流排挤,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,回乡赋闲,自修医术,治病救人。所谓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,大约就是这个意思。大伯父易仁荦先生,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,跟夏鼐、吴晗、翦伯赞是同学。毕业后,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,培养了大批学生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这样家庭的子弟,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。1940年,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。但因正值抗战时期,烽火连天,路上既不安全,家里也掏不起路费,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(今湖南吉首)的国立商学院。从此,他的一生,便都献给了会计学。

不过,父亲在会计学界,似乎是个“异类”。

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。起因,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,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。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,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,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?这就肯定有问题。

有问题,就要找出路。于是,从大二到大三,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,都读完了。最后,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、莱脑、韦勃,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,得到了启示。这就是要以“动态论”来反对、批判和替代“平衡论”。这是1944年,他大学四年级的事。1949年,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,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,父亲又大受启发,遂刻苦攻读马恩。经过3年努力,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,创立了自己的学说——资金运动会计理论。这是1951年的事。当时,父亲32岁,大学毕业7年,任湖南大学助教。

这理论,我当然看不懂,也讲不清,而且不解。他老人家,是把会计称为“科学”的。会计,明明是技术,怎么是科学呢?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。

父亲生前，我曾拿这事问他，他默然不语。直到守灵那天晚上，我挑灯夜读《资金运动会计理论》一书，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一旦把会计定位为“技术”，则无论会计师，还是会计员，便都成了“账房先生”。这让父亲极为不满。在他看来，会计应该是“诸葛亮”，至少，会计师得是。最好是“丞相诸葛亮”，起码也得是“军师诸葛亮”。一个真正的会计师，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，从事前、事中到事后，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，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“用尽量少的价值，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”。唯其如此，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，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、强取豪夺、发横财。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。

父亲的思想，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！

这个想法，也许很早就有了吧？1947年，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，撰写《新动态论》，曾自书一联云：

道统寄名山，使我悠然神往；

文章馨陋室，其人乐以忘忧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我来到了人世。

三、一介书生易庭源

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，父亲便走上了讲台。起先在湖南大学。1953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（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），直至退休。数十年教学生涯，亲炙弟子不知凡几。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，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。如有老学生来看望，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，大家共同感慨一番。师生关系之好，可见一斑。

其实，老一辈的学人，是很讲究“为人处世”的。同事之间，当然也有矛盾，有摩擦，甚至有冲突。但，至少到“文革”前，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，行礼如仪。父亲的同事，无论年龄大小，我们都一律叫“伯伯”。同事家的孩子，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，也管我父亲叫“易伯伯”。至

于父亲的学生，我们得叫“叔叔”。因为依照老规矩，学界同仁，无论年长年少，一律称“兄”。弟，是叫学生的。学生称“大弟”，同事称“仁兄”，这是礼数。否则，就是“不懂规矩，没有教养”，也不配称为“读书人”。

至于父亲的老师，我们叫“太老师”。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“孙子”，而是叫“贤侄”。这也是礼数。这个礼数，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。有一次，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，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“叔叔”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中国传统礼仪的“立法精神”，是“扬人抑己”。对别人的称呼，要“就高不就低”。所以，到商店买东西，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，父亲也让叫“叔叔”。这虽然过了一点，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。

父亲的老师，是刘炳炎老先生。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，却“道不同，不相与谋”。老先生主张“平衡论”，我父亲主张“运动论”。而且，还公开宣布：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老先生也由他去。不过，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，但每到逢年过节，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，去看望老人家，恭执弟子礼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“文革”中，我从新疆回来探亲，没钱买返程票。下放在农村的父亲，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。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，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，还设家宴款待。这事在今天听来，简直就是“天方夜谭”。

这，其实就是所谓“书生本色”了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，这就是学问与真理，以及人情与道义。所以，父亲虽然是一介书生，无权无势，而且一生清贫，身无长物，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。这也正是在2008年，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10万元寿金捐给学校，设立“易庭源奖学金”的初衷。

四、良师慈父易庭源

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，我父亲是好老师。

有一件事我是记忆犹新的。为了便于学生理解“资金运动会计理论”，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：在一个木架上，安装若干小纸盒，标上账户名称。纸盒之间，用玻璃管连接。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，就表示资金的运动。这个教学模型，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。那时我9岁多，所以还记得。

其实，父亲也是好父亲。

20世纪40年代末期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。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，已经无法养家糊口，便在业余时间做点小买卖，卖煤油灯。家里空间小，煤油灯摆了一地。我那时才一两岁，调皮捣蛋，上蹿下跳，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当时父亲二话不说，抱起我就送医院。为了抄近路，来不及穿鞋的父亲，光着脚在铁路上跑，两只脚全都磨破了。父亲却一声不吭，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，又把我抱回家。

这样的故事，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。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，我们长大成人，羽翼丰满，各奔东西。但无论是实现理想，还是外出谋生，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。1965年高中毕业，我“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”，唱着红歌进新疆。父母亲虽然舍不得，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，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，然后千叮咛万嘱咐：到了兵团，好好干，多写信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父母亲慈爱的眼光，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，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家里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。有一次，因为有急事要通知，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汉大学去找我。碰巧我有事外出，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，坐等了3个小时。

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。实际上，就连父母亲自己，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。但儿孙的些许回报，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女儿9岁时，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，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。这个放大镜，父亲一直在使用。他常说：我有三个好儿子，三个好儿媳，三个好孙子。

我是“九好老人”。再加上重外孙女，真是十全十美，一生无憾！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。现在，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。那里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。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，但此刻，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，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。

易中至

2013年3月

前言

——父亲的思想

2011年8月19日,父亲驾鹤西去,桌边留下厚厚两叠书稿。哥哥中天和弟弟工城一致认为,由我整理书稿较为合适。面对父亲用毕生心血和最后生命完成的手稿,我觉得沉甸甸的。“资金运动会计理论”对于我确实不陌生。小时候,天天可见父亲用玻璃管和纸盒子做成的“复式记账仪”;大学读研,更是“庭训”常“在耳边”;在外地工作后,每次回汉探望父母,第一件事就是和父亲讨论“资金运动会计理论”。今日想起,历历在目。

父亲在学术道路上是一位执著的挑战者和批评者,他的批判精神贯穿始终,只要他认定的真理,都会义无反顾、坚持到底,不惜孤独前行。20世纪50年代,全国人民学苏联,各行各业学苏联,会计学界也不例外,也要学习“苏联老大哥”。父亲在学习、吸收苏联会计学教程合理部分的同时,则毫不留情地批判苏联会计理论中的“平衡论”。改革开放之后,学术界掀起学美高潮,主张照搬美国会计体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,父亲又一次举起批判大旗,坚决反对全盘“美”化,主张批判式地学习吸收。

父亲的执著,不仅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,也留下不少的疑惑。在整理这本充满着父亲执著求真精神的书稿过程中,我思考了许久许久,对父亲的思想有所理解,不妨抛砖引玉,供读者参考。

一、“道”与“术”

记得我和哥哥初次整理父亲的书稿时,哥哥突然指着书稿中的一页发问:“会计是科学吗?”我没有回答。说实在话,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。记得在校读书时,无人质疑会计是不是科学。因为不论是上课,还是学术会议,都会讨论有关会计的“是什么”和“为什么”。毕业实习,去了会计师事务所,开始实务操作。每天面临着“做什么”和“怎么做”,渐渐觉得会计是一门技术。当时有位很聪明的同学,提出“会计理论和实务”的概念,希望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去研究会计,得到大家的认同。

会计是“科学”还是“技术”?即,是“道”还是“术”?张连起先生在他的《中国会计的道、术之思》一文中,做了非常有趣的思辨,“会计好像是一个匠人的作坊,在这个作坊中,一个人学习各种知识技能,是为了自己的时空而创造性地获得‘道’的准备。”他认为当下会计界“术”太多而“道”太少,必须通过“明道”而“优术”。也就是说,会计“术”中有“道”。作为会计研究则应从会计技术中发现科学规律,再用科学规律指导会计技术进步。会计界的老前辈潘序伦先生对会计的理解,也经历过从“技术”到“科学”的转变,其道理也在其中。

我们的美国同行,多半把会计视为“技术”研究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,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巨变,投机和套利风靡金融市场,历史成本原则备受责难。20世纪90年代,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时任主席理查德·C·布雷登的倡导下。美国会计师们开始了会计的“计量革命”,发明了“公允价值计量”工具。有趣的是,会计界沉浸在“会计计量技术革命”的喜悦和兴奋之中仅仅十几年的时间,美国爆发了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。该国政要和金融精英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是本次金融危机的“元凶”。其理由是,它放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,剑指会计。

不论会计师们怎么辩解,2008年10月3日,美国国会通过了《2008年紧急稳定经济法》。要求美国证券委员会在90天内完成关于是否取消或暂停公允价值的研究,认定会计准则的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有关。此后不久,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被迫修改和调整了会计准则体系。

这是父亲最不愿看到的悲剧。会计不仅成了华尔街金融家涂鸦之工具,还成为他们谎言破灭的替罪羊。所以,父亲在他的书稿的第一章,就亮出“会计是科学”的大旗。他要正本清源,他要明道正术。他要在后续章节里,还原会计计量和控制的本质。

二、“本”与“末”

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就批判“平衡论”,几十年下来,不依不饶,非批倒批臭不可。对“平衡论”的批判也成为本书中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,这是为何?他认为“平衡论”会模糊会计核算过程中的轨迹,从而导致无法真实反映和揭示企业经营本质,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消失。

父亲与“平衡论”的论战,起于借贷复式记账原理。凡初学会计都必背“有借必有贷,借贷必相等”和“资产=负债+所有者权益”的公式。由于账户性质不同,借贷符号所表示的数量增减方向也不同,有时借方表示数量的增加,有时借方表示数量的减少。初学者无不感到一头雾水,困惑不已。作为“平衡论”的教学方法,则如利特尔顿在所著《会计理论结构》一书中所写的,“我们别无他法,只好接受它并且记住它的下列加減法则……”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,是以静态报表和方程等式为出发点,以代数正负法则定借贷。父亲称为“等式说”、“静态论”和“平衡论”。他认为此学说坚持二元思维,倒因为果,见表不见里,见末不见本,必须扬弃。在会计实务中,有不少同仁大概是受“平衡论”的影响,

从业多年,每逢财务决算,凑平账表完事,实为悲哀。

借贷复式记账法起源于13世纪佛罗伦萨贷金业账簿,完成于15世纪威尼斯商人账簿。上天通过这个账簿,为人类从事商业活动降临了一个奇妙的记账方法——借贷复式记账法。此法早已成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“基本语法”。500多年,无人能够改变其基本法则,动摇其江湖地位。近半个世纪,有不少人苦苦探寻更好的记账方法,如收付记账法、增减记账法、三式簿记等,都无功而返。借贷复式记账法能有如此奇妙的神功,完全缘于在这个简单的记账方法中,蕴含着不二法门和因果律公理。它用借贷符号去记载每项商业活动的一体两面(一体是“本”,两面是“末”),来揭示每项商业活动因何而起,终成何果,从而清晰描述商业活动的运动轨迹,精妙无比。

父亲正是发现,正确认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原理,就可以揭示商业活动因果规律,就可以实现会计核算的本质目的。他用“贷借”替换“借贷”,用“可逆方程式”替换“恒等方程式”,提出“矢量”分录的概念,创立“资金运动论”贷借复式记账原理。并把此原理列为本书的第一章,以“可逆方程式,‘来→用’贷借原理”为标题,以“——开创‘创新劳动会计’第一基础”为副标题。作为他论述“资金运动会计理论”和“创新劳动会计”的逻辑起点,称为其理论的“第二源头”,作为本书改革会计技术的基石。从会计专有名词到德日会计理论,从主要业务的核算到特殊账户的设置,并专篇说明“运动论”和“平衡论”的根本分歧(前者探“本”,后者看“末”)。

本书常用“价值”、“使用价值”、“交换价值”、“剩余价值”等政治经济学的名词,透析会计理论,阐述父亲的会计思想,这也让不少业内人士费解。记得一次回汉探父,家中已坐满年轻的大学生,父亲正兴致勃勃地讲他的“资金运动会计理论”,一位女生发问:“老师,您好像在讲政治经济学,而不是讲会计学。”沉寂片刻,父亲笑语:“会计的本质是

什么?”

“货币计量”是会计的基本准则之一。会计工作以此而起,贯穿始终。也就是说,企业经营活动所涉及的任何“东西”都必须先换算成“钱”,以“钱”为计量单位记账、算账、报账,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“钱”是什么?陈志武先生在其一本著作中描述,“简单讲,‘钱’主要是一种货币的概念,流动性最好,可直接用于交换,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,是具有最普遍接受性的价值载体。钱既可以是纸币,也可以为东西,比如金银、丝绸,只要大家都认就行。”换言之,“钱”过去是“东西”,金本位取消后,钱基本上就不是“东西”。钱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用,它无法从本质上改善人的生活质量。但进行价值交换时,钱就变得很有用,并无比的好用,是最易接收的价值载体。“钱”可显示和象征财富,但绝不是人类生活本质所需的财富。正是钱的这种特性,使它荣登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类榜首,其他资产以变“钱”的容易度,即变现能力,依次排序。会计工作沉浸于“货币计量”的算术之中,淡忘“钱”后面的“物”,或者说价值(准确应称交换价值)后面的使用价值。已成为会计信息相关性消失的主要成因之一。不少企业的管理报告都增设非财务指标,以补信息不足。

稻盛和夫先生在50多年前创办京瓷公司时,作为一位技术出身的经营者,十分关注会计信息。但每次向财务部长的咨询,都无法令他满意。他不得不和他的财务部长激烈争论,最终说服了财务部长,在京瓷公司建立“为经营服务”“追求本质”的会计体系。

父亲始终认为,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过程。他于是在“会计是科学”的中间加上一个很长的定语,即会计是“从价值角度综合核算与控制各种使用价值再生产”的科学,作为他对会计的定义。希望会计工作者既看到价值运动的表象,又看到使用价值运动的本质。那么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就贯穿全书,成为他的“资

金运动会计理论”的灵魂，称为其理论的第一源头。

追求事物的本质，用智慧超越传统，穿越商品经济的迷雾，到达真理的彼岸，这是父亲的学术精神。这本书中多处以挑战传统和透视概念的姿态，从经济本质思考会计理论，改革会计技术。如第二章成本计算的“三大观点”和第三章成本与收入的产前产中控制，都是比较典型的章节。父亲认为，只有抓住企业经营本质，才能“把会计人员培养为‘诸葛亮’”。而对这个“诸葛亮”有很高的要求。他不仅能为企业创造效益，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像“三国策”那样高水准的企业战略。他还要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，用会计核算披露社会公平。父亲特意把此版书稿的副标题，从第三版的“——新战略会计学”，改为“——创新劳动会计”。

三、公平与效率

近百年来，公平与效率总是撞车，而且撞得厉害。20世纪，人类做了两次大实验。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~30年代，苏联以公平优先的原则，建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，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推行，1989—1992年，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，宣告此次实验失败；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~80年代，由里根、撒切尔夫夫人推动的新自由经济潮流，倡导效率优先，2008年，美国爆发金融危机，宣告此次实验失败。似乎，有了公平就没了效率，有了效率就没了公平。

其实不然，就拿眼前的金融危机来说。危机虽然远未过去，但谁都知道是虚拟经济惹的祸。正如许多金融学家所标榜的，美国从独立建国到称霸全球，每次危机的安然度过，都得益金融三板斧，即举债、印钞和汇率战。俗话说得好，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。美国的“成功经验”，在欧洲发酵。老牌帝国主义——英国，率先“退二进三”，产业金融化，冰岛、爱尔兰等“小兄弟”随后跟进。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”。美国的金

融危机迅速蔓延到这些产业金融化的国家,像多米诺骨牌一样,一个接一个倒下。美国人可以借世界人民的钱消费!咱希腊人就不可以借欧洲人的钱,少干活,多拿钱,过好日子吗?希腊问题已成欧盟政要的心病。此次金融危机,说白了,就是金融家设计的零和博弈游戏玩砸了。“忽悠”加投机导致不公,最后效率消失,自由经济体系崩溃。游戏玩砸了,大国撒泼,小国耍赖,诚实、善良的世界人民遭殃。

正是如此,当今不少有识之士,把目光投向德国和北欧诸国。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,兼容公平与效率;思考如何用“看得见的手”管住“看不见的手”,提出“去虚进实”的改革口号。父亲则以会计学家的角度,思考公平与效率的兼容。他认为,最好的办法就是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让利润“流着道德的血液”,找到真正财富的源泉。从而,提出建立“创新劳动会计学”的构想。

“创新劳动会计学”的理论架构,可归纳为一个概念两大理论。一个概念,“创新劳动”,解决财富源泉,确定核算目标,即算什么?两大理论,“利润分块”和“两步分配”,解决源泉在哪里,源泉的可持续性,确定核算方法和分配方法,即怎么算?怎么分?其内容写入本书第四章。

父亲,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,他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,视为创立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第一源头;同样,父亲还是李嘉图的铁杆粉丝,笃信其名言,即“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”。

正是如此,热爱劳动,倡导节约,就是父亲的人生准则。他一生无嗜好,少娱乐。常以工作为乐、劳作为乐。而唯一的娱乐,就是旧物改造。在他身边必有剪刀、糍糊、绳子、旧纸、旧布等物。每次旧物改造成功,都会手舞足蹈,找人分享快乐。记得一次,我为了说服老人家更新家中旧物,笑称“刺激消费”。谁知遭到父亲严厉的训斥,“胡说,这不是消费,而是浪费”。